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重返 普罗旺斯

[英] 彼得·梅尔 / 著  
何江 / 译

*Encore  
Provence*

本书荣获

英国书卷奖“年度最受读者欢迎”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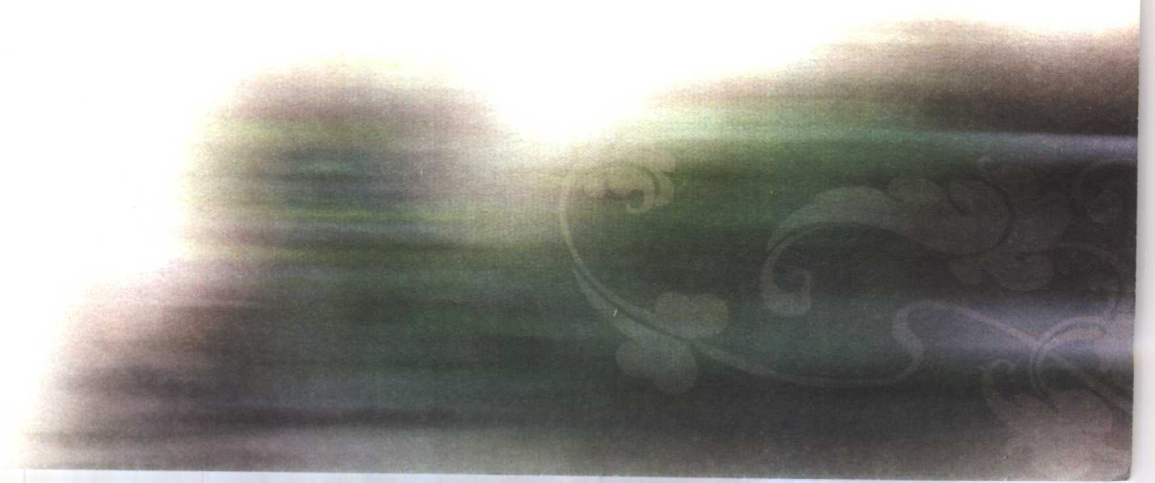
荣登英、美、法、日等畅销书排行榜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好书指南》强力推荐

# 重返 普羅旺斯

*Encore  
Provence*

[英] 彼得·梅尔 / 著  
何江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返普罗旺斯 / (英) 彼得·梅尔著; 何江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书名原文: Encore Provence

ISBN 7-5613-2726-9

I. 重… II. ①彼…②何…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319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陕版出图字 25—2003—142 号

图书代号: SK4N0023

Copyright © 1999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Escargot Productions Ltd via Rodale, Inc.,  
Emmaus, PA,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 重返普罗旺斯

(英) 彼得·梅尔 著

何江 译

责任编辑 / 周宏 特约编辑 / 李昭 封面设计 / 中创国际广告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 710062)

印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310 1/32 印张 7.5

版次 /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2726-9 · 1 · 304

定价: 28.80 元

##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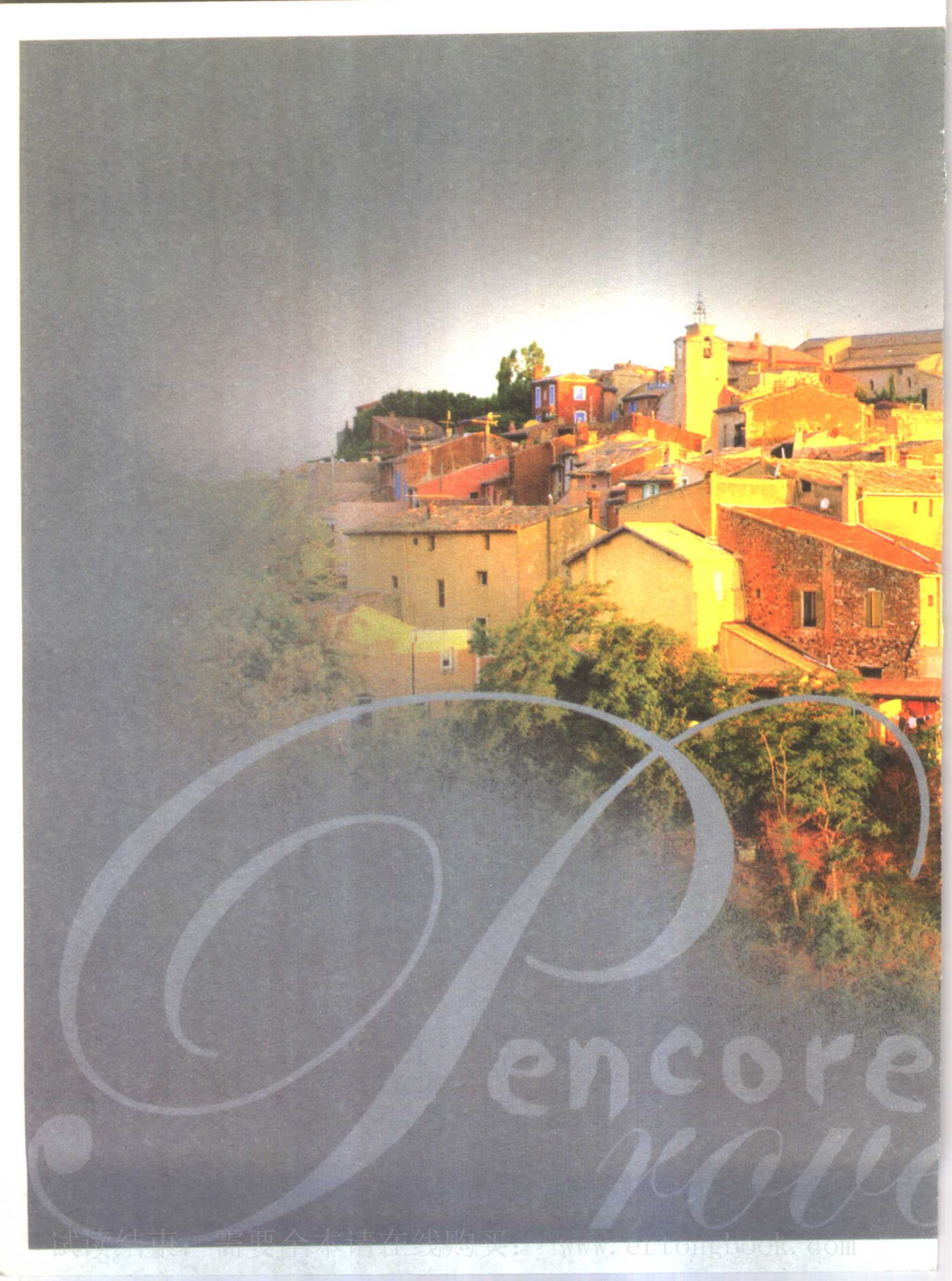
彼得·梅尔 (Peter Mayle)

英籍知名作家，曾任国际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在纽约麦迪逊大街的广告业打拼了15年之后，于1975年开始专职写作。

主要作品有旅游散文《普罗旺斯的一年》、《永远的普罗旺斯》、《重返普罗旺斯》，小说《茴香酒店》和《追踪塞尚》，时尚读物《品位》和美食散文集《读懂法兰西》等。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是他第一部关于狗儿仔仔的作品。

目前他和妻子及两只爱犬隐居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





*nice*

# 重返

普

罗

旺

斯



第1章 山城旧事 ..... 1

第3章 家居指南 ..... 37

第5章 行车历程 ..... 73

第7章 培养优秀的鼻子 ..... 107

第9章 夏日午后消暑八法 ..... 141

第11章 橄榄油的发现 ..... 183

第13章 绿色园艺与黑番茄 ..... 215





第2章 悬而未决的谋杀	21
第4章 山居良策	53
第6章 初访马赛	91
第8章 寻找完美的开塞器	123
第10章 长寿的肥鹅肝	167
第12章 松露人生	199
第14章 跋	229



# 第 | 章

## Chapter One

这不仅是因为金钱，还有原则问题。停车收费是对法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公开玷污，必须予以抵制，哪怕是要绕城半个小时才能找个车位。毕竟时间不费钱。

► 山城旧事

## 山城旧事

如果没见过一个男人用高压水枪洗内衣，你就永远不会理解新旧大陆之间在文化方面有多大差异。

那是初冬时节，一个清冷、安静的早晨，某种有节奏的声响在整个村子的上空响起。那正是高压水枪的声音。

我悄悄地向声音起处走去，透过花园的围栏，看见一条晾衣绳上搭满了各式各样的男式内衣。另有一些衣服还在经历洗礼，被水柱冲打得剧烈抖动着，就像射击场里悬浮的标靶。

洗衣服的男人站得远远的，因为那里溅不到水珠。他戴着帽子和手套，脚蹬一双几乎包住踝骨的绒拖鞋，像战场上的战士那样雄赳赳地屹立在那里，双脚叉开，水管经过胯下握在手中。强劲的水柱像冷酷无情的子弹一样扫射出来，内衣纷纷中弹颤抖。

我和我的夫人回到普罗旺斯才几天。我们离开这里已经四年了，其间基本上是在美国度过的。那里的语言环境令我们感到亲切而舒适，非常容易适应，毫无拘束之感。虽然在运用上还不算浑然自如，但至少不用考虑什么礼仪、性别方面的用词等繁文缛节，也不用揣摩用“您”和“你”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用翻遍字典去查从桃子到阿司匹林的每个词是阴性还是阳性。即使我们的耳朵对那些曾经熟悉的事物感到了些陌生，即使有些新兴的词汇需要逐渐去适应，可我们终究说的是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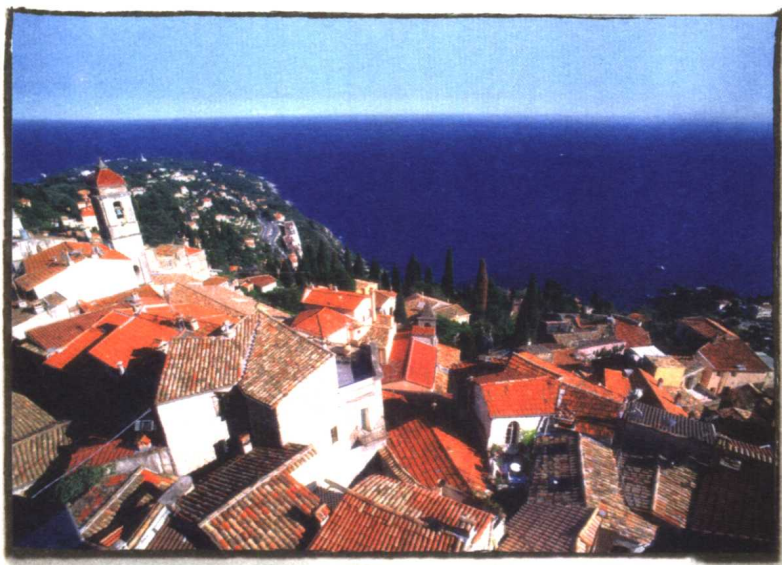
一位矮个儿朋友告诉我，没有人再认为他身材矮小，而是认为他跟地面垂直方面有些问题；以前，一小时就是普普通通的六十分钟，现在，却跌宕起伏情趣倍增；没人会琢磨你离开房间，而注意到的只是你在退出；经济波动不定，就像一颗时常发作的智齿；靠直觉就能知道，天才的想像补充了伟大思想中的哪个部分；那些褒义词变得越来越夸张，虽然这对人们有百益而无一害。大人物们煞费苦心，想用貌似庄重的筹划

包装出自己的观点。

许多法律术语在平时的聊天中被胡乱运用，体育界的诉讼案件在不断增多，这些都是令人厌烦的。商品过剩也在那些可怕问题之列。我还注意到，那些具有影响力并老于世故的美国人——也就是传媒中的那些热点人物——他们不仅满足于将事情完成，而更在乎实现某种结果。

于是我总是隐隐有一种忧虑，生怕这越来越糟的情绪甚至会感染那些餐馆的服务员，因为我现在已能经常听到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这样的问话：“你吃完沙拉了吗？”（哦当然，这要在你看了一会儿菜单后，他才会说。）

我们这是头一回遇到外人，尽管我们此前从未感到某种幸运的迹象。据说全神贯注已经是过时的习惯，注意力集中才是当今首选。具有冲击力的新词汇越来越多，但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情境中，无论遭遇多么别具



一格的语言，我们似乎都应处乱不惊、心安理得。

可总是有些不对的地方，这当然不是因为不受欢迎，事实上，我们遇到的每个美国人，都没有给热情友好、慷慨宽容的美国人形象抹黑。

在长岛（Long Island）尽头东汉普顿（East Hampton）的一幢房子里，我们曾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地方一年里有九个月都非常安静。我们陶醉在美国的便利、高效和数不清的机遇、挑战以及选择中，渐渐被当地的风俗习惯所同化。

我们开始品尝加利福尼亚葡萄酒，采取电话购物，没事悠闲地开车闲逛，只吃维生素含量高的食物，时不时地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紧张地关注着胆固醇的升降，观看充满肥皂剧的电视，在餐馆里绝不抽烟，只有到没人的地方才过把瘾……

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严格按照生活小百科的建议，对每天的饮水进行定量。总之，我们尽了我们的全力去适应我们面对的一切。

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还是有什么不对头，这令我们茫然不解，怅然若失。

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是在为遗失了在普罗旺斯的那种温馨、清纯的感觉而烦恼。从田野里席香草的芬芳，到周日早市的繁华和嘈杂，这所有的喧嚣和浮躁，都让我非常怀念。没有哪一个星期、没有哪一天，我没有经受思乡的折磨。

对许多人来说，故地重游，重温那陈旧的生活，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记忆就像一个编辑，带有明显的偏见和倾向，他只按自己的喜好来进行保留，对其他事情则不予理会。经过这番剪辑，往事便变得如玫瑰般的悦目，所有美好的时光像被注入了魔力般清晰，不快的日子却日渐模糊，直至消失。最后留下来的，便只有一段光辉的日子，盛满了我们的欢乐。难道真是这样吗？往日真能重现吗？

哦，或许有一种办法能找到它。

对从美国直接来到法国的人来说，首先碰到的头痛事就是混乱的交通。一出机场，那万舸争流的景象就会映入眼帘，像一股迎面扑来的海浪。我们瞬间就会被卷入高速奔驰的漩涡之中，陷入汽车的重围。随处都可以看到车辆超速行驶，就像刚抢完银行的罪犯正夺路而逃。很快有人就告诉我们，法国司机喜欢将他前面的每辆车都视作一个挑战，他会奋起直追迎接这种挑战，而不会注意到红绿灯的存在，对路边警示的路牌更视若无睹。高速公路每小时限速八十英里，这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无理约束，事实上它只能约束外来的旅游者，而法国人却绝不买账。

如果人的反应更快一些，或车辆的性能更好一些，事情也许不会令人如此不安。但当一辆雷诺轿车几乎是飞行而过时，你肯定又有这种疑问：干吗不把小汽车设计成能突破安全障碍的？要是你再看那开车人的姿势，那就该更震惊了。要知道，法国人有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两只手臂不交叉在一起，就不会说话。他们表示强调时，手指会不停上下摆动；表达沮丧时，胳膊就会抬得高高的，这是这个民族的语言的伴奏。你要是在酒吧里，看到两个人争论时那手舞足蹈的样子，倒是蛮有趣的。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而且是一辆车速为每小时九十英里的小车司机，他要把手臂交叉抱在胸前开车的话，我想你的心脏说不定会突然停止跳动。

所以，你应能理解我此时的感受。我喜欢在偏僻的道路上，像开拖拉机一样缓慢地开车，经常地停下来欣赏一下周围迷人的景色，这才惬意。从我第一次来到普罗旺斯，我就爱上了那些画在陈旧粮仓和孤零零的石砌小屋上的褪色广告。那是些早已无名的开胃酒、巧克力或出卖肥料的广告。七八十年里，经过多少个夏日强烈阳光的照射，那些天蓝、深褐和奶黄色都已褪得淡淡地发白，有些地方的油漆已经脱落，越发显得斑驳质朴。

这些年来，各种奇异的新式广告已越来越多，让这些陈旧简陋的乡村广告黯然失色。在这里，城镇和村庄现在一般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原来的普罗旺斯拼法，一个是新的，比如，Menerbes 写成 Menerbo，

Avignon 写成 Avignoun, Aix 写成 Aix-en-Prouvenco。而这一切,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普罗旺斯路标工人一直健在,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看到 Frequent Radar Controls (繁忙的雷达控制台) 或 Low-Flying Aircraft (低空飞行的飞机),甚至能看到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 (Frederic Mistral) 用诗歌语言改编的《大麦克之家》(The Home of the Big Mac)。

标牌像野草一样随处生长,标示着各种信息,有建议,有教诲,还有所有权等等。牌子有的钉在树上,有的挂在田边的柱子上,有的在栅栏上,有的在混凝土里,大多是些葡萄酒吧、蜂蜜、薰香精和橄榄油、餐馆和不动产代理的标牌,式样新奇,光鲜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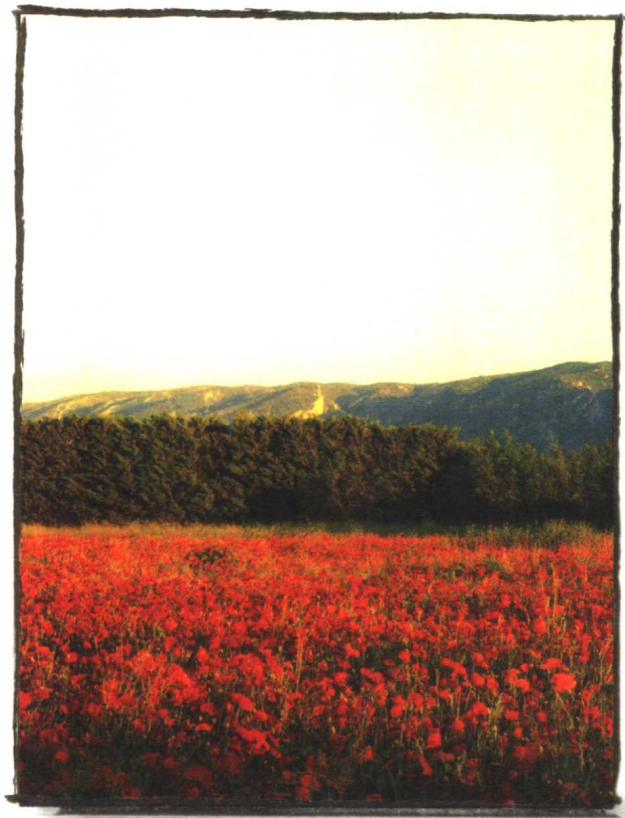
也有提醒人们“当心野狗”的标牌。最令我喜爱,或者说最令我沮丧的是下面的这块牌子。我在普罗旺斯山上看到的它,挂在野外的一棵树干上,上面写着: Tout contrevenant sera abattu, les survivants poursuivis。意思是:擅入者将被打死,幸存者将被指控。我倒宁愿相信写标牌的人只是为了幽默一下。

另一类独特的警告,我想在法国以外绝不会见到。在圣特劳普的竞技场中,这类警告随处可见。那里每周都有集市,警告一般写在瓷牌子上,而瓷牌子钉在栅栏上。警告的文字风格狂放不羁,语气严厉,不断提醒每一位路人:严禁在附近大小便!

对于东汉普顿这样一个以法纪严明而骄傲的城镇,这种警告似乎是有点多余了。但这种警告在法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法国人有随地即时小便的爱好。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只要生理上有要求,他们就会立即行动。

各个小镇、城市有数不清的僻静角落;乡村里更是沃野千里,无数的灌木丛是天然的隐蔽方便之处。但法国人似乎无意进行选择,因为隐蔽是他们最不关心的事情了。

他们有时站在突出的岩石上,在天空背景的衬托下,像海湾里的牡鹿。有时又紧靠路边,你只好转过头去避开他。而他却从容不迫地做着他需要做的事,毫无尴尬和不安。你走过他身边时要是碰巧目光相遇,



他还会礼貌地冲你点点头。但大多数情况是，他两眼朝天，悠哉悠哉地欣赏着天上的白云。

幸好禁令布告并不是大多数公共场所规范的打招呼样本。

在法国，对陌生人表示礼貌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虽不见得非常友好，但总是彬彬有礼。早上出去办事，每个停留地都会有小小的招呼令你愉快，表明注意到了你的存在。这

在别的国家并不常见。

比如英国，许多店主就常表现得目中无人，也许因为你没有被正式介绍过。而在美国，一块极其忽略规则的土地上，却常常会看到另一种极端：当面对有关身体状况和生活细节的殷勤询问，如果顾客对这些问题事先没有想到，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一连串无微不至的关怀，包括痛陈利害，详细地了解家世、衣着、生长发育和相貌等情况这一系列。

所以我以为，法国人在亲疏关系上的尺度掌握，还是比较合适的。



有些问题则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哪怕是最基本的小问题，也必须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不，先生，你吃饭一点也不像很馋的样子，你只是经受了一场危机。那是角落里的先生发出的肠胃胀气声吗？当然不是。它是穷人的钢琴发出的杂音，穷人的钢琴嘛。说到胃口，我们看衬衫纽扣有被撑开的趋势——好啦，只有女佣做的奶油蛋卷。上面的名称配的是一部西部片的著名解说。牛仔：给我一点红色素字幕：Un Dubonnet, s' il vous plait. 毫无疑问，法语是近年来最得体、最动听的语言了。

还有烹饪语言。在一个人们经常因交通的混乱而错过午饭或正餐时间的国家里，你总是会希望看到这个民族有关美食的那些真实的证据。更多的精肉，更多的男人，从上顿吃到下顿。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普罗旺斯不是这样。

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是餐桌上的巨人，可这毕竟是少数。

我每天看到的大多数男男女女，真令人沮丧，他们比他们应该拥有的体形苗条许多。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这种状况的解释是，遗传基因的某种良性合成物，或者说说是过量的咖啡和法国政治引起的亢奋的新陈代谢导致的结果，但真正的答案则在于他们的饮食对象以及吃喝的方式。

法国人不吃快餐。他们总是随手从长面包一端撕下一块（如果面包刚刚出炉，那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然后边吃边离开面包房。

在法国街头，你经常能看见这种饮食方式。如果把它跟美国公众的食谱对照一下：比萨饼、热狗、玉米片、煎玉米卷、小面包、炸土豆片、三明治、五加仑咖啡和半加仑桶装可乐（这还是节食者的量），天知道还有哪些该吃的东西。而法国人的这顿午餐，还经常被安排在去有氧健身课的路上。

但当一个法国人真正坐在了餐桌前，两餐之间的亏损立刻就会被弥补，这是其他民族颇为不解的地方。就一般人而言，如果每天两顿饭都吃得饱饱的，怎么可能不发展成一个大肉球，或者因胆固醇食入过多导致动脉硬化而突然昏倒在地呢？